

天? 天下书盟
www.fbook.net

中

异界之星

天助◎著

YIJI E SHI

· · · XING

中国文联出版社



异界煞星^中

YI JIE SHA XING

苏苦，一个身份卑贱职位低下的少年，却神秘的遇到一位美女，被逼修习世间秘术——降头术。于是一夜之间他成了传说中的魔主，进入了异界，从此彻底被改变了命运。

苏苦巧遇帝王家族，却被邪恶的降头灵使陷害，反而因祸得福，帮他炼制成了超级无敌鬼王降，于是无数的敌人成了他爬上强者宝座的牺牲品。

他杀戮无数，激战护魔一族，九死一生之中，魔之血统彻底觉醒，更领悟至尊帝皇火，一举击溃兽化者和灵使，成就异界赫赫有名的一代煞星。

ISBN 978-7-104-02868-0



9 787104 028680 >

定价：75.00元（全三册）



中
异界救星
YIJIE SHI JIUSHING

天助◎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界煞星/天助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 - 7 - 104 - 02868 - 0

I. 异… II. 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8108 号

异界煞星

著 者: 天 助

责任编辑: 吴淑苓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 -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 - 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耀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48

字 数: 9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104 - 02868 - 0

定 价: 75.00 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第一章	欲望的毒癮	1
第二章	生命密码	24
第三章	换世阴谋	46
第四章	乱世之初	68
第五章	时局巨变	90
第六章	浪漫之都	113
第七章	神秘忍术	139
第八章	原来如此	161
第九章	绝对震撼	184
第十章	随心所欲	207
第十一章	罪恶天使	230



第一章 欲望的毒瘾

按照龇牙花告诉我的地址，我几乎是一路小跑的赶到了田雀她们住所附近的标志物跟前。向着她家的方向望去，却迟迟没有迈出第一步。

看着那一片低矮简陋的小房子，我的心中被一种莫名的伤感所充斥。是因为我们都贫穷并且没有父母的同病相怜呢？还是别的？我不知道。

贫民区中的居民，已经被我这个衣衫褴褛且傻呆呆站在原地的人所吸引。慢慢地围了上来，猜测、好奇的目光一齐射向我。最后是一阵阵包含着各种可能的议论声让我回过神来。

被众人瞩目，对于我这个厚脸皮并且有那么点虚荣心的人来说，是值得沾沾自喜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形中，我这个子弹打不透的脸皮也感到阵阵的发烫了。

这些终日被生存所累，生活单调到极点的人们，对我这样行装怪异，可以引发无数有乐趣的话题的人，显然是有着极大的兴趣。这在不断增加的围观者人数上就可以看得出。

我迟疑了一会儿，终究忍不住这种被当成怪物似的目光，试着向外面挤去。遗憾的是，不知道是他们故意的不让我出去，还是我奇迹般的变得腼腆，反正，挤了将近一分钟，我还是没能出得圈子。

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我的救星出现了。

“苏苦，我就知道你来了。嘻嘻，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田雀横冲直撞地挤进人群。

我眼睛一亮，急忙迎了上去，紧紧抓住田雀的双手。此时，我终于知道了公主等到白马王子解救时的心情。现在的我，就像是城堡中的那个穿着破烂的英俊王子，终于等到了解救我的公主。虽然田雀的小巧身材可能不适合骑马，不过，骑驴还是可以的。

“快带我出去。”我附在田雀的耳边，压低声音说道。

“咳……咳……”田雀单手叉腰，干咳两声清了清嗓子说道：“这是我的朋友。都给让个道！”

周围的人显然对田雀很是忌惮，都下意识地后退了退。但是圈子并没有散开，也难怪，都是成年人，要是这么听一个小丫头的话也太没面子了。



“嗯？”田雀冷哼一声，指着远处的一个一脸刻薄相的中年女人喊道，“七姑，你们家养殖的哪个据说很值钱的小动物叫什么来着？是不是又快到脱毛的季节了？用不用我去帮它们帮忙啊？”

刻薄女人脸色一变，恨恨的啐了一口，拉着身边的一个男人转身离去。

“哈哈，八叔。昨天晚上累坏了吧？”田雀再次指着人群说道，一个头发斑白却面容猥琐的矮小男子像是被踩了尾巴似的转身就跑。

田雀的性子本身就很急，这样一个一个的驱赶使她很不耐烦。脸色一变，冷哼一声道：“都给我散一边去！不然姑奶奶一个一个的让你们好看！老虎不发威，你们当我是病猫啊！”

看着那些人听到田雀话语后四散离开表现，我在摇头轻叹的时候，心里却感觉格外得平衡。妈的，看来人之初、性本贱这句话，不单单是在我身上适用啊！

片刻的工夫，偌大的场地上已经就剩我们两个人了。田雀转身看着我，刚刚的霸气荡然无存，随之而来的是三分的羞涩，和七分的惊喜：“他们果然没骗我。”

我笑道：“他们果然也没骗我。”

看了看远远的眺望这边低头议论着的八卦婆娘们，我又说：“你还真是厉害，这些人这么怕你。看来平时你没少让他们吃苦头吧？”

“什么呀！大家都是穷人，可是却不互相照应。要是我不这样的话，我们会被欺负的。即便我这样，他们有时候也经常背地里欺负龅牙花的。”田雀恨恨地说道，说着还向那些八卦娘们猛挥了挥拳头。

一阵傍晚的凉风吹来，我不由得打了两个冷战。抱住胳膊说道：“不请我去你家里坐坐吗？你看我都这个样子。”

“你是怎么弄成这样的？”田雀满脸关切地说道。

看着她的关切眼神，我不禁产生作弄她的念头。哭丧着脸说道：“还不是因为你？一定要我说不认识你，结果被他们一顿的严刑拷打啊！”

“啊？真的吗？可是，怎么只有衣服被撕坏了，看不出身体上有什么伤痕啊？他们的心还蛮好的。”田雀看着我的身体，认真地说道。

“呃……我受的是内伤。”

“哈哈……笨蛋！还想要我呢？你以为我真不知道你的衣服是怎么烂的吗？龅牙花早就告诉我了。”田雀大笑着指着我。

我靠！本想偷鸡，却蚀了一把米。阴谋被揭穿后的尴尬，让我脸色通红，下意识地说道：“她告诉你什么了？”

“切，不就是你女朋友吃醋了。让你跪搓衣板，你见龅牙花在边上，不好意思跪，结果被人家按在马路上一顿修理吗？”田雀说道。

我晕！这都是什么和什么啊！看着鬼机灵的田雀，连我都猜不出究竟是龅牙花



真这么告诉她了。还是她为了要我而编出来的。一直都是我要人，今天终于遇到一个能要我的人。苍天啊！大地啊！难道让我遇到田雀就是为了报应我吗？我的命咋这么苦啊……

“嗯！看来龅牙花果然没有骗我！”田雀很认真地点了点头，上前猛然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哥们，是不是不敢回家了？要不要在我家避难两天？”

我龇牙咧嘴的揉着肩膀，抗议地说道：“你胡说什么呢？那个根本不是我的女朋友！我为什么不敢回家！我就是来看看你的！”

“啊？”田雀的眼光一亮，“不是你女朋友？这么说你没女朋友了？你看龅牙花怎么样？我给你介绍吧。反正她蛮喜欢你的。”

看着眼前的田雀，我忽然感到强烈的被挫败感。自从初次遇到田雀，仗着自己的降头术让田雀吃了点苦头。这次看来，田雀的整蛊功夫还真不是一般二般的。我在她面前明显的处于下风被整状态！

“怎么不说话？”田雀坏笑道，“不说话就当默认喽，看来这次龅牙花倒没有吹牛，你确实对她有点意思。”

一直处于被动的感觉让我不舒服，我低头迅速地酝酿感情，抬起头来时已经是足以把我自己都感动的悲伤表情：“田雀，难道你真的看不出我的心意吗？自从上次一见之后，我深深的明白一见钟情的含义。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站在你的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哇哈哈，我太佩服我自己了，也太崇拜古代的那位泰戈尔大叔了，看来那位大叔也和我一样是擅长泡妞之人。嘿嘿……这句话配上我现在的表情，简直就是对女人的催泪弹啊！有纸有笔没有？快记上，泡妞的时候用得着的。

田雀看着我的目光逐渐地迷离，痴痴地说道：“曾经有份真挚的爱摆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会对这个男人说，滚蛋！想泡我！没门！”

我晕！我狂晕！这个不解风情的女人啊！我现在面对着狂笑中的田雀，忽然明白到什么叫做欲哭无泪。

田雀与龅牙花的家一定是这个贫民区中最贫民的，单薄的墙壁在风中瑟瑟发抖。地面上还零落地摆放着几个接雨水的盆子。

小屋中简陋却不失整洁，一股淡淡的脂粉味向到访者证明了小屋主人的性别。

小屋后面的空地上有一个小小的节能灶，而龅牙花此时就在节能灶边忙碌着。见到我的到来，她低头笑了一笑：“你们在房间中等等吧，马上就可以开饭了。”

“龅牙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个女人根本不是苏苦的女朋友哦。你有机会的。”田雀蹿到龅牙花身边小声说道，同时坏笑着看着我。

龅牙花脸色一红，低声道：“我知道。”



“啊？你既然知道，你怎么还说那种话？”田雀瞪大眼睛看着她。

“我说的不是那个女人，而是别人。雀儿，你要是不想我难堪，就不要再提这事了。”龅牙花淡淡地说完，转身继续忙碌。

我当然听不到她们在说什么，但是我在田雀一直看向我的目光中可以知道她们在说我。所以，我的好奇心使我急切的希望知道她们说的是什么，同时也在心中不停地作着各种猜测。

“苏苦！你进来！”田雀没好气的说了一声，转身回到房间中。

她忽然的态度变化使我满脑袋雾水，跟在她后面走进房间，却已经看到她正横眉竖眼的叉腰怒视着我。

“你怎么了？尾巴被人家踩了？还是内衣被人家偷了？不会吧。还有人对我这么小号码的内衣有兴趣？”我扫视着她的身体，坏笑道，希望能够逗她笑出来，或者对我娇嗔一阵也比现在要强得多。

“严肃点！别逗！”田雀怒声说道。

没头没脸就被一顿训，让我也感到很没面子，不由得也显得不耐烦起来：“你什么意思！来真的？我有招惹你吗！”

“你究竟有多少女朋友！”田雀面若寒霜。

“我有几个女人关你什么事！”我冷冷地说道。

“我最恨花心大萝卜！浑蛋！”田雀咬牙切齿地骂道。

我更加生气，回敬道：“就算我花心，跟你有什么关系吗！难道我花你了？”

显然，田雀对我的话没法回应。半晌后，才憋出一句：“你花心就不行！龅牙花喜欢你！我不能允许别人伤害我的姐妹！”

我冷冷地看着她，上前走了两步，沉声说道：“你没有资格管我的事情！更没有资格乱点鸳鸯谱，来勉强我的感情！”说完，转身离开。

田雀追出门外，却没有追赶我，也始终没有说出任何话。

我越想越气，这个丫头也太不讲道理了。我好心好意的去看望她，却落得一个花心的罪名和无缘无故的一顿臭骂。

此时的路上已经亮起了街灯，夜市的喧嚣和阵阵凉风让我的火气逐渐地熄灭下去。冷静下来可以在另外一个角度看待田雀的时候，着实为她对待朋友的义气而感到敬佩。相依为命的两个女孩子，有着的是比亲情更浓的情意。

我不由得感到一阵的歉疚，遗憾我当年在与她们同等境况的时候为什么身边就没有一个可以帮我分担的兄弟呢？这时候，我又想起了在我心中被一团迷雾包裹着的木鱼。也不知道相隔了这么久，他的心中是否和我一样还把对方当成兄弟呢？

我茫然的走在大街上，看着灯火下熙熙攘攘叫卖的人群，和结伴而行的人群。忽然感觉到这一切离我越来越遥远了。



走到达可道路口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了以前讨生活的梦幻吧。想一想，我已经很久没有涉足这样的场所了。心中不自觉的回忆着从前的种种，脚步已经不听使唤的向达可道走去。

路过街边的夜市，我随便买了身廉价的休闲服，找了个僻静的场所将身上破烂的衣服换下。从前我是在酒吧讨生活，必须穿的西装革履，这次则不然，我只是想以一个消费者的身份，重温一下我的回忆。

刚刚换好衣服，走出僻静的角落。没料想一个人影怔怔地站在外面看着我，使我本能的心头一惊。

借着灯光，我看到，那是一个瘦弱的女人。皮肤已经不可以用健康的白皙来形容，虽然也是白，但是却是类似于病态的苍白。纤瘦的瓜子脸上，一双茫然的大眼睛，此时正呆呆地看着我。

一身淡色的沙裙，明显不合这个深秋的季节。一阵凉风吹过，我都替她打了个冷战。

在达可道中，有着无数的男人与女人利用自己的身体讨生活。我想，她也许就是其中的一员，但是看她的样子却是混得不太好。我很是疑惑，这样姿色的女人，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境地呢？

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帮帮她？

我缓步地走上前去，低声打了一声招呼。她的眼神没有任何的变化，依旧是如刚才一样地看着我。

“你在哪个酒吧做事？”我再次问道。

她没有回答，只是摇了摇头。我明白她为什么会混到今天这个地步，原因是她是个哑巴。来寻欢作乐的人，可能第一次会因为新鲜感而做她的生意。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后一定会感觉乏味的。

我放弃了问话，迟疑了一下，轻轻地拉起她的手。她的眼神中明显出现了惊慌。

“放心，我不是坏人。只是想给你买件衣服。天气很凉了。”我赶忙小声的安抚着她。带着她向刚刚我买过衣服的夜市走去。

当我看到换完衣服在角落中走出的她时，不由得暗赞一声，所谓人靠衣装、马靠鞍。一身质量低劣的衣服，竟然能将她打扮得与先前盼若两人。

此时的她，如此美丽，具有幽雅娴静的气质。势必会让很多男人着迷，这就意味着她的身体将饱受蹂躏。唉，我忽然不知道我这样做是为她好，还是在害她。

我低头发出一声轻叹，说道：“我走了。保重。”除了保重，我实在不知道和她说些什么了。

梦幻吧门口的装修比原来更加的豪华，俨然已经是达可道中的第一酒吧。门口



来往的男女络绎不绝。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时间中出现了变化，唯一没有变的是门口站立的门童，因为，他还认识我。

“很久不见了，还以为你换场子了呢。”他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亲热。

从前我可以潇洒的给他消费的时候，他回报给我的更多是鄙夷。此时忽然这样对我，倒让我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了。

“是啊，很久不见了。还好吗？”我笑着说道，说完，下意识地又掏出了一百联邦币向他递去。

他连连摆手，近乎于怜悯地看着我一身廉价的服装，道：“不要了，不要了。你也混得不容易，不过，我很佩服你，能够改行。”

我哑然失笑，顺从的将钱装回腰包，对着他点了点头后，向门内走去。

可能是太久没有来这种场合了，刚一推开隔音门，差点被震耳欲聋的声音把我震晕。赶忙关上门，适应了一会儿后，才再次推门进去。

找到一个从前最喜欢坐的僻静位置，坐下。叫来一个陌生的侍者一次性要了三杯“梦幻之露”

久违了的辛辣液体被我一饮而近的那一刻，我似乎又能找到些从前的感觉了。第二杯、第三杯连续干杯的时候，再看场中已经目光迷离了。唉，时间长不喝酒，连酒量都退步很多了。

再次要了一杯梦幻之露浅尝着，开始放眼扫视着梦幻吧中的情景。看那一个个情男色女，利用着大幅度的舞姿对着异性进行着勾引或者骚扰，我脑中的某根神经像是忽然被人拨动似的，没来由的感到一阵的兴奋。

第四杯的梦幻之露，再次的被我一饮而干。倒扣下杯子，掏出一根香烟平放在杯底，开始急切的扫视着周围，寻找着对我有兴趣的客人。

“嘿，帅哥。”片刻后的一个声音，让我的自信心迅速地膨胀。哈哈，我早知道我苏苦是牛郎中的红牌，无论离开这个行业多久，都不能否认我对客人的吸引力。

我笑着转过头去，左侧座位上已经坐了一个满头波浪的女人。女人化着浓浓的妆，在平时我不会喜欢的，但是今天却不同，第一，是她给了我自信。第二，则是我有些醉了。古人说灯下看美人，我说不然，只有醉眼惺忪的时候看女人，才会觉得她愈发的美丽。事后也许会为自己饥不择食而感到恶心，但是那毕竟是第二天早上的事情了。

她笑着叼起香烟，诱惑似地看着我。既然大家都知道对方身份，也自然不用没有必要的客套。

“你为什么会找我？”我笑着问道。在我的想法中，她一定会说我帅啊，或者有男人魅力之类的夸奖话，这些都是我乐于听到，并且急于听到的。

“看你这身衣服。”女人笑道。



“衣服？”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衣服怎么了？”

女人暧昧的笑着，伸手抚摸着我的脸颊笑道：“不要以为我是外行哦。你看看，你那些同行们哪个不是西装笔挺，只有你穿成这样。要是我没看错的话，你这些一定是地摊货。往往呢，做你们这行的，做到第一笔生意的时候一定会先买一身体面的衣服，所以我肯定你是刚刚入行，是不是？”

我脸色一红，点了点头道：“然后呢？就因为我穿的是地摊货，刚入行，所以激发你的菩萨心肠，来救济我了吗？”

“切，我才没有什么心情救济谁呢。我是看着你顺眼。”她笑着拍了拍我的脸蛋。

我沉默的样子被她以为我在害羞，笑道：“怎么样？我猜对了吗？”

我不禁坏笑道：“真没想到你的眼力这么好，这样也猜得到。”

她听后大笑，叫来侍者，要了一打的啤酒。

当我们喝完的时候，我已经彻底地醉了。感觉脑中清醒，脚步却不听使唤的变得踉跄。她的酒量比我好，但是也显得有些微醺了。我俩相互依靠，向外面走去。门口的门童瞪大了眼睛看着我，那意思分明是“狗改不了吃屎”

我低声叹息，喃喃说道：“你又懂得什么呢？女人是毒，欲望是瘾。”

我的声音很小，却也被她听到了。放纵的一阵大笑后，使劲地亲吻上我的嘴唇，疯狂地吮吸了好一会儿后，说道：“女人是毒，欲望是瘾。哈哈，我喜欢这句话。对于我们这些沉浸于欲望之中的女人，是不是应该说为，男人是毒，欲望是瘾呢？我们都是中毒的人，沉浸在毒瘾中永远无法脱身。哈哈。”

我被她的放纵所感染，也哈哈大笑起来。

这个女人很有钱，当她站在街边，按动着手中的一个巴掌大小的键盘后，远远的一辆小巧却不失豪华的飞车，自动的停靠过来。

飞车发动了，我打开车窗，感觉着夜晚凉风的吹拂，使得醉意有些减轻了。

“去哪？”我扭头问道。

她甩了甩头发，笑看着我：“去我们都想去的地方。”

忽然，地面上传来一阵喧闹的声音，喧闹中夹杂着声声的邪笑。

我俩不约而同的向下看去，看到一伙人围着一个女人纠缠着。

“我不喜欢这个样子，性，一定要建立在双方允许的基础上。”她看着下面冷冷地说道。

我不感兴趣地说道：“我们走吧。”

她笑道：“你一定当不了英雄。”

“嗯？”我疑惑地看着她。

“不是有句话叫英雄救美吗？”她调皮地笑道。



我说道：“我身边已经有一个很美的女人了，何必再去救别人呢？”

显然，我的恭维让她很满意。她笑着上前亲了一下，转身坐回驾驶位目视前方，轻声说道：“呵呵，奉承的话，我听过很多。”

我笑道：“哎呀，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唉，看来我要想在这个行业混下去，还要学很多啊！”

“我包养你怎么样？”她忽然看着我说道。

我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如果是从前，我一定立刻离开她的身边，因为我可以出卖自己的身体一夜，却没办法让我的身体成为一个长时间被别人视为可租赁的货物一样。虽然，一夜与很久，没什么大的区别。

可是今天我却没有走，甚至并没有像从前那样由心底的产生反感。因为，我觉得她说话的时候，很真诚。

“走吧，我有些醉了。再耽搁的话，怕没有力气回报你付出的价格。”我笑着说道。

她瞪着眼睛看着我，诧异地说道：“我还从没想包过一个男人呢。没想到今天却被拒绝了。哈哈。走了，走了！”

她笑着发动起停滞悬浮在空中的飞车，向前方驶去。

当飞车开动的那一刹那，我忽然在后面一辆刚启动的飞车灯光中，瞥清了那个被人纠缠的女人的面容。

居然是她！我刚刚为她买了衣服的女人。她怎么会在这一直没走，又怎么会被这些人纠缠呢？傻女人啊！

我的心忽然乱了起来，由衷的对她起了怜悯之心。我该怎么办呢？

飞车开动五分钟后，已经看不到她的身影了。

“停车！”我低声说道。

“什么？”她疑惑地看着我。

“我想下车，想回去。对不起，我忽然想做你口中的那个英雄！”我坚定地说道。

“你确定？如果你下车了。我们今天的生意就算结束了！”她有些生气了。

我点头说道：“对不起。我必须下去。”

她深吸了一口气，似乎在抑制着心中的愤怒，猛一转动航向盘。飞车在空中急速转弯，向来路飞回。

我看清楚了场上的形势，几个醉醺醺的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汉子在纠缠着那个女人。之所以一直没有得逞，是因为边上还有几个好心人在可怜那个女人，试图劝解醉汉，使女人摆脱纠缠。

遗憾的是，此时的醉汉已经失去了耐性。挥拳打向那几个好心人，在好心人负



伤胆怯后退的时候，那些醉汉再次发出了令我作呕的邪笑！

“你真的要去吗？那些人看起来很凶哦。小心挨揍！”女人冷冷地说道。

“我和他们讲道理还不行吗？”我打开车门说道。

“道理？切！”女人嗤鼻，不屑地说道。

我心道：“老子自然不会讲道理，他们这些男人中的败类，想和我讲，我还不愿意呢！靠！”

既然选择了做一个救美的英雄，自然要有些英雄的架势。正当我向人群中挤入，企图挤到那个女人身边护在她的身前，大喝一声：“住手！”的时候，混乱中一个醉汉的拳头向我挥来。

脑海中轰的一声，眼前漫天金星，酸痛中，黏稠的液体在鼻子中流了出来。

我靠！请原谅我再次发表的我的同人作品，这真是“出师未捷先挨揍，未做英雄做狗熊”

“还讲理吗？”车中女人下得车来，将手伸进人群，将蹲在地上的我拉了出去。

“我讲，他们不讲。”我一面抹着鼻血，一面愤愤地说道。

“那你还做英雄吗？”她忽然笑了。

“做不做英雄先放在一边，这一拳我总不能白挨吧！”鼻血流个不停，看来受伤不轻！妈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受到这窝囊气了！怒火瞬间充斥着胸腔。王八羔子们，老子收拾不死你们！

“呵，越来越觉得你好玩了。”她轻笑道，随手递来一张手帕。

“好玩？”我冷哼一声，接过手帕胡乱的擦拭着血，准备起身教训他们。

她猛然拉住我，笑吟吟地附到我的耳边，呵着热气说道：“如果，我帮你做了英雄。你是不是要报答我？”

“啊？”我愣了一下，“你帮我？报答？”

“是啊，我帮你做英雄。你免费陪我几天呢？”她说道。

我根本就不相信她能帮我，于是，我也当着玩笑似的随口说道：“好啊！你帮我吧。我免费陪你几天。”

“几天？”她再次拉住我向前冲的身体。

“随你的便！”我不耐烦地说道。

“好！你自己说的！”

我靠！她还真当真了。我眼看着她不知道按了什么，停在边上的车顶部忽然射出了一束冲天光柱，光柱不时的变换着五颜六色的色彩。

然后走向那些醉汉，拉住一个最外围的猛然抽了一个大嘴巴。那个醉汉被打出了一个踉跄，呆呆地看着她好一会儿后，才抹着嘴角的血迹咆哮着向她冲来。

她笑吟吟地看着醉汉，动都不动！我晕！这叫帮我呢？分明是给我找事呢！



我急忙催动五毒，闪身护到她的身前。迎着醉汉的拳头，只要他的拳头挨到我的身体，有我身体内涌出的五毒毒素，足以让他不死也脱层皮。

忽然，我的身边空气瞬间扭曲，一道弧光闪过。紧接着就是一声惨叫，一个血淋淋的粗壮胳膊甩得远远的。

弧光消逝，空气的扭曲才停止。十来个黑衣包裹住头脸的怪人，出现在我们的身边。低头行礼道：“会长！”声音生硬，明显不是常说汉语的。

“帮主？”我疑惑地看着他们，好一会儿才尴尬地说道，“我不是你们的会长，是不是认错人了？”

“哈哈。”身后的女人大笑着上前来，伸手轻捏上我的鼻子：“你还真是很好玩呢！”

我靠！我是玩的吗！这是她第二次说这话了！鄙视她！

失去胳膊，满身血迹在地面上打滚的醉汉的惨叫声，已经把所有的人都吓呆了。再也顾不得去纠缠那个女人，而我由于关心那个女人，所以急忙地向她看去，却惊讶地发现，她此时虽然在看着地面上的醉汉，脸上却没有一丝应该出现的恐惧，仍旧是我第一次看到她时那满脸的茫然。

难道，她是个白痴吗？看这样子，还真没准！

那些吓傻了的醉汉愣神过后，被血腥将醉意驱除个干干净净，缓缓退缩几步，转身号叫着四散逃跑。

身边的女人，脸色一变，残酷的杀意让她身边的我都感觉到一股寒气。

她厉声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不能写在书面上，因为，我听不懂。本人虽然是个天才，但是唯一缺憾的地方就是语言感奇差，目前所擅长的只有汉语，联邦语。其他的语言可能认识我，但是俺绝对不认识它们。

不过猜测一下看，这个女人所说的大概意思肯定是要那些黑衣怪人追杀醉汉们。因为，当她的话音刚落，那几个黑衣人猛一点头，低喝出一声鸟语后，身体凭空消失。

几声惨叫过后，醉汉已经全部身首异处。这时候，那几个好心人中有一个哆哆嗦嗦地拿出通信器，看那样子是要报警。

女人眼中寒芒一闪，又是一声厉喝。一个黑衣人手持光剑，出现在好心人的身边，挥剑就要杀戮。我赶忙大喝一声，使得黑衣人愣了一下，疑惑地扭头看向我身边的女人。

“不要杀他们，他们不是坏人！”我回身说道。

女人看了我良久，脸上阴晴不定。我依旧目不转睛毫不畏惧地直视着她。她忽然笑了，脸上的杀气如同阳光下的积雪一般的融化：“你想我坐牢吗？”

我迟疑了一下，看着她说道：“报警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他做出这样的举动也



是本能吧？你们不是普通人，我想就是随后机械警察到的时候，也不会找到你们的线索的不是吗？”

“那她呢？”女人的手指指想那个待在原地看着我的傻女人。

“她？”我一愣，刚刚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我想如果我能够救她的话，她会有自己的去处的。可是现在看来她分明是个白痴，即便有什么去处，她自己怕是也不知道。

“呵呵，你自己搞定，快一点。不然一会儿警察来了会麻烦的。”女人说完，转身进入飞车。那些黑衣怪人在她一挥手的时候，也全部消失不见。

我缓缓地向白痴女人走去，夜晚清冷的灯光，满地血腥中一个美丽柔弱的女人，形成一幅无比诡异的画面。

“你去哪？”我轻声说道。她看着我摇了摇头。

“你在哪间酒吧？”我又问。她还是摇头。

“你真的是哑巴吗？说句话好不好？”远处响起了警车的声音，我有些着急了。

天啊！这个看着血腥屠杀都面不改色的女人，在我恶声恶气对她说话的时候居然会浮现出怯生生的神情。更让我感到手足无措的是，她忽然上前将我抱住，抱得紧紧的，生怕我离开似的。

“快走！”车中的女人有些不耐烦了。

无奈之下，我只能拖着她的身体，将她塞进飞车。回身看了看那几个还吓得瘫倒在地上的好心人，我迟疑了一下，转身向他们走去。

“你还干什么去？”车中女人问道。

“我去和他们说说，不要向警方描述我的样子。我不像你，我什么都没有，还要在这个城市生活。”我淡淡地说道。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了我自己的安宁。我只能向好心人们说声抱歉了，不要以为我想杀他们。我只是要将他们脑中对此事的记忆，利用灵降力量消磨干净罢了。而这个能力，在灵降的运用中，只是最简单的初级运用而已。

当我逐一的将他们的记忆消磨后，转身回到车上。

“你刚才干什么了？我没见你说话啊？”身边的女人疑惑地说道。

“说得少而已，哀求也可以用眼神的，你不知道吗？”我含糊地说道。

她一边发动飞车，一边看着观后视镜中的白痴女人说道，“她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我摇头说道：“唯一的办法就只有把她送到收容所，可是那样的话会让她多出很多麻烦。实在不行，就先带到我家，等问明情况后，再把她送回去吧。”我轻叹一声说道。

“你这人还蛮善良的。”她将飞车调到自控系统后，转身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你才知道吗？”我瞪大眼睛看着她。



“哈哈，我再次的肯定了自己的推断。你一定是个处男。”她得意的笑道。

我心中一阵好笑，装作不好意思地说道：“不要老提这个问题了。人家会不好意思的。”

女人一阵娇笑后，伸出手爽快地说道：“我叫美代，你叫什么名字？”

我迟疑了一下，低头说道：“同行的前辈们告诉我，做生意的时候不用互相通报名字的。”

“哈哈，那不做生意不就行了？”美代大笑道。

我故作惶恐地说道：“不做生意了？那你快把我送回去吧。第一天不能开张，会很不吉利的。”

“我为什么要送你回去？”美代凝视着我。

“不做生意还不送回去？你想让我饿死吗？”我抗议道。

“你是不是男人？说话怎么不算数？”美代瞪着我说道，“刚刚不是你说的？如果我帮你做了英雄，你就给我免费？而且听你的意思，好像时间不限呢？不过，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饿死的，如果我高兴了，我给小费一向很大方的。”

美代的纤长细嫩的手指，轻轻拂过我的脸颊，眼神中赤裸裸的欲望如同一把炽烈的火焰，让我的身体迅速地升温。

我喃喃说道：“你想怎么样？”

“我只想要你做个有信用的男人而已。我在B市还会住上一阵子。这段时间里，我希望你陪我。”美代轻声说道。

我低声说道：“可能不行，我白天的时候还要上学。”

“你还是学生？”美代眼睛一亮，“在哪所大学？”

“华英大学。”

“啊？你知不知道你们学校有个叫苏苦的学生？”美代急切地问道。

她的话让我身体一震，我不知道这个女人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小时候奶奶告诉我，出门的时候不要吃陌生人给的糖。当我长大后，已经把这句话引申为，不要相信陌生人的任何话。

我迟疑了一下，问道：“你认识他？”

美代摇了摇头说道：“不认识，不过，就快认识了。”她说话的时候，眼中不自觉的闪过一丝寒芒，这使我更加的小心谨慎起来。

“我认识他，不过他不认识我。人家是学校的新星，我又算得什么呢？”我故作沮丧地说道。接着又好奇地问道，“你问他干什么？你们俩有关系？听说苏苦对女人很有一手的，身边美女成群。”

“你羡慕了？”美代笑问道。

“是个男人都会羡慕，我当然不例外。”我说道。